

玛丽娜·席尔瓦： 巴西大选的X因素

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

玛丽娜·席尔瓦立志成为巴西历史上“第一个穷出身的黑人女总统”之梦再次落空。她止步于大选第一轮，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继续成为关注焦点。当现任总统罗塞夫和挑战者内韦斯选情胶着之际，“第三方”席尔瓦的态度，将成为重要的变量。尽管她所在的政党已经表示将支持内韦斯，席尔瓦却说，不急，再等等。作为一个不愿轻易妥协的理想主义者，席尔瓦在等内韦斯表态。



玛丽娜·席尔瓦

竞选之路一波三折

可能连席尔瓦自己也没想到，她会以这种一波三折的方式投身今年的总统选举。

2013年，由于席尔瓦组建的新政党“可持续性网络”没有获得政党成立备案所需的50万份签名，她未能获得选举资格。席尔瓦随即转投巴西社会党，成为该党候选人爱德华多·坎波斯副手。

今年8月13日，坎波斯因飞

机失事意外身亡。本也会坐上这趟失事飞机的席尔瓦在最后时刻改变竞选活动计划，得以逃过一劫。于是，席尔瓦临危受命，被推举为社会党的候选人，进入角逐舞台。

和坎波斯相比，席尔瓦的名气要大得多，也更有选举经验。2010年大选中，席尔瓦代表小党绿党，与执政的劳工党候选人罗塞夫、社会民主党的若

泽·塞拉等人展开竞争。当时，她公开许愿：想成为“第一个穷出身的黑人女总统”。虽然这个愿望没能达成，但她还是获得了19.4%的选票，显示了强大的潜力。

本身的名气加上坎波斯去世所带来的同情分，让席尔瓦的支持率一度达到21%，远超因空难去世的坎波斯，他生前的支持率仅为9%。

修道院为她开辟新天地

单从外表看，席尔瓦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朴素。她不化妆，穿着保守，头发束成一个紧实的发髻，这显然是受到了成长经历的影响——席尔瓦1958年出生于巴西一个胶农家庭，在11个孩子里排行老二。童年时期的席尔瓦，多次徘徊在生死边缘。她生过好几次大病——肝炎、疟疾和重金属中毒，虽然最后都挺了过来，但也留下了

许多后遗症。她至今仍对很多东西过敏，包括化妆品、香水、酒精和红肉。

直到16岁，席尔瓦才开始读书识字。当时她进入一所天主教修道院，在那里开始学习读写。多年后，席尔瓦回忆起自己这段特殊的脱盲经历时还是难掩喜悦：“当我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课程及格名单中时，我不禁跪了下来感谢上帝。那

张证明我能识字的名字，为我开辟了另一个天地。”

修道院的经历还让席尔瓦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。在竞选活动中，她经常向上帝祈祷。席尔瓦还说，当需要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，她总会阅读圣经来寻求启示。

不过，作为政治人物的席尔瓦立马补充说，她的决定当然都是“基于理性考虑”。

为环保来，因环保去

忍饥挨饿、罹患重疾的艰苦童年，将席尔瓦和巴西绝大部分政治精英区分开来。上世纪80年代，她和橡胶工出身的工会领袖奇科·门德斯成为盟友，为阻止亚马孙河流域乱砍滥伐问题疾呼，为反对农场主剥削橡胶工人奔走。1988年，门德斯在与农场主的冲突中遭到暗杀而牺牲，战友席尔瓦开始获得大众的关注。1995年，席尔瓦成为巴西第一位橡胶工出身的参议员。2003年，她被时任总

统卢拉任命为环境部长。

获得环境部长任命时，有人劝席尔瓦：“你是搞环保主义的，如果进入政府，你就会失去你需要的支持，这将毁了你。”席尔瓦则回应道：“如果我不抓住这次机会，将我信奉的理念投入实践，或许我就不是个十足的环保主义者。”

席尔瓦认为，政治就是服务，可以通过做总统来实现，也可以通过做参议员、做政府部长、做一个公民来实现。

在她环境部长任内，有数百人因破坏环境被捕，被划为自然保护区的土地面积创历史纪录，雨林滥伐现象大幅减少。然而，正是因为她在环保问题上的执着，席尔瓦不可避免地和产业部门产生冲突。2008年5月，不愿妥协的席尔瓦选择辞职以明志。席尔瓦说，辞职是为了引起国内外的舆论压力。“我的任务不是保住我的位子，而是坚持我的计划。这是个道的选择，政治决定总是由道义决定来引导。”

并不着急表态支持谁

在这次大选中，在劳工党和社民党两大政党面前，席尔瓦还是显得后劲不足。社民党候选人内韦斯后来居上，与现任总统罗塞夫进入选举第二轮。

第一轮投票中，罗塞夫得票率为41.6%，内韦斯为33.6%，席尔瓦为21.32%。罗塞夫和内韦斯的选票数量相差不

过800万左右。席尔瓦的支持对于内韦斯来说至关重要。10月6日，内韦斯对社会党支持者示好：“是时候团结起我们的力量了。”

席尔瓦所在的社会党已在8日宣布支持内韦斯，但席尔瓦似乎并不急于表态。席尔瓦的助手佩德罗·伊说，席尔瓦在寻求“积极的”承诺，来保证巴西

印第安人和失地农民的利益，然而这些议题都不是内韦斯关心的重点。

席尔瓦说，她的决定取决于内韦斯的回应。在给出承诺前，席尔瓦想看到内韦斯正式地接受她的选举概念——可持续发展，在十年参议员和五年部长生涯中，她一直为此而努力。

本报特约编译 曾宪殊

“地主”要搞土改

肯雅塔在福布斯非洲富人榜上排行第23，预计财产5亿美元。他是名副其实的“官二代”和“富二代”，父亲是肯尼亚的开国元老，他继承了家族的名望、财富，还有随之而来的重重压力。

肯雅塔家族是一个强大的家族：拥有自己的电视频道K24、报纸和几个广播电视台；他们的利益集团遍布肯尼亚的旅游、银行业、建筑业、乳制品业和保险业；他们在东非大裂谷以及肯尼亚的中部和沿

海地区拥有广阔的土地。而几乎所有折磨着东非大裂谷地区的种族冲突都根源于土地纠纷，土地问题太容易引发分歧，很多竞选政客被警告过，竞选时千万别拿土地做文章。

2008年肯雅塔接受BBC采访时，被问及他的家族到底拥有多少土地，他答道：“我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不是关键所在。土地改革不是针对个人的；土地改革针对的是整个国家。所以，不是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，而是我无需回答你这个问题。”

肯雅塔曾在竞选宣言中承认：“肯尼亚未来的繁荣有赖于土地财产化改革，以及保证土地使用者的民主权利。我们的



乌胡鲁·肯雅塔

肯尼亚总统应诉国际刑事法院： “我是无辜的”

2013年，乌胡鲁·肯雅塔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第四位总统，但2007年底至2008年初选举动乱的阴影却一直伴随着他。2014年10月7日，他将国内事务暂交副总统鲁托，以个人而非国家元首的身份前往荷兰海牙出席国际刑事法院8日针对其指控举行的听证会。这是在位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国际刑事法院听证会，因而备受瞩目。

改革宏图是极力扩大土地使用者和所有者的权利，以此让所有的肯尼亚人住有所居。”

换掉豪华公车

1990年7月，肯雅塔和四位政要的儿子联合起来发表了一则声明，敦促当时的执政党（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党Kanu）打开更多的政治空间。很多肯尼亚人认为此举会让时任总统莫伊怀恨在心，不过恰恰相反，莫伊却把年轻气盛的肯雅塔留在自己身边，并领他走入政界，一心栽培他为自己的接班人。

不过，在2002年的竞选中肯雅塔输给了拉伊拉·奥廷加。肯雅塔后担任肯尼亚的副总理以及贸易部长，之后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。他担任财政部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部长、副部长和常任秘书长上交公家的奔驰车，换成更为经济适用的大众帕萨特。2007年，他自动放弃竞选，并支持在任总统连任竞选。他表示，自己在没有十分把握胜出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竞选的。

肯雅塔希望证明自己不再是莫伊的傀儡，他的所作所为全是自己的决定，他也不需要自己家族给予的政治裙带关系的便利。他从Kanu中退出，组建了自己的政党——国家联合党(TNA)，并继续和支持总统选举的其他政党结成联盟。

他非常热衷于展示自己现代的一面，证明自己能和肯尼亚的年轻人和科技达人和谐相

处。在准备2011至2012年度预算的时候，他还用推特邀请大家为国家财政提建议。

否认一切罪名

肯雅塔为官清白，是鲜有丑闻的部长，这在肯尼亚已属罕见。但2009年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，肯雅塔还是陷入财政预算前后不符的危机，中间差额高达92亿先令，最后肯雅塔承认是由于电脑问题才出现巨额差额。

不过，肯雅塔更艰难的战斗还在前面。2012年，国际刑事法院以谋杀、强行驱逐、迫害等反人类罪名起诉肯雅塔和副总统威廉·鲁托，称其涉嫌制造2007年底到2008年初大选后发生的全国性暴力事件，该暴力事件导致1000多人死亡，约35万人无家可归。

肯雅塔对上述罪名予以否认。他出发前在肯尼亚发表讲话说：“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我都问心无愧，我是无辜的。”

肯雅塔的名字——乌胡鲁，在基库尤语（基库尤族是肯尼亚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）中是自由的意思，它寄托了肯雅塔家族对肯尼亚最终获得独立的渴望。肯尼亚的民众喜欢称他“njamba”，这是英雄的意思。这位被家族寄予厚望的“英雄”，在结束听证回国后，感谢肯尼亚人民对他的支持，还号召肯尼亚人民“专注国家建设”。